

王亚蓉：执拗半生再现古代华裳

沈从文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而少有人知，他还是纺织考古学的奠基人、古服饰研究专家。王亚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纺织考古学家，她曾得到沈从文先生在此方面的多年指导。她还师从纺织品修复专家王玕先生参加众多考古纺织品墓葬发掘。在中国考古界，他们三人被列为中国纺织考古研究的第一团队。

王亚蓉从事纺织考古将近半个世纪，先后参与了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湖北荆州马山楚墓、法门寺唐塔地宫、北京老山汉墓等多处丝织品的现场发掘、清理、保护、修复工作，探索出实验考古学研究丝织品文物的方法。她从未忘记过沈从文先生的愿望，中国人要穿中国衣。她说，回首过往，终不负先生的苦心。如今她已届耄耋之年，每天依然和年轻人一起为再现中华传统服饰保护、研究而忙碌着。

■ 口述：王亚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纺织考古学家
■ 记录：王慧莹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因为执拗，做了沈从文先生的助理

我不是考古的专业生，我是学美术的，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结识了沈从文先生。有一次去图书馆找资料，和一位老先生交谈很久后，老先生说，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他那里有很多资料。那个人，便是沈从文先生。

20世纪70年代，我第一次见沈从文先生，是在一个胡同里，一间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中，房间里书架上、桌上、地上都是书。四壁凡伸手能够到的地方全贴满图片和字条。和先生认识之后，我多次求教于他，交谈多了，得知他当时正在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

那时，沈从文先生缺助理，我对先生说虽然我的业务不行，但我或许能帮他画插画。先生听完很高兴，鼓励我说：那你试试吧。当时，他让我摹绘河北三盘山出土西汉错金银铜车马器上的六只狗熊。画完以后沈从文先生说可以，因为我领会了他的意思。从此，我开始追随先生学习。后来我调进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除了协助沈从文先生绘图以外，从1975年8月起，我开始从事针对纺织品、服饰的考古发掘、保护修复与研究工作。

人一生就需要穿衣服，一直到最后过世，纺织品伴随人的一生。衣食住行，衣文化排在第一，它跟人的行为生活关系最密切。纺织文物的发掘和研究，对于国家历史、文化、工艺、礼仪等各方面的探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纺织技艺在世界上失去领先地位。在抗战时期，纺织业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1949年后，我国亟须整理和恢复古代的纺织文化。那时，周总理经常出访国外，到国外人家都给总理看他们国家的历史博物馆、服装博物馆或蜡像馆。总理说中国这么丰厚的服饰文化，能不能做一本礼品书出来当礼物送人？



1979年，沈从文夫妇与王亚蓉（右）于杭州合影。



宿白先生（右）观看赣州慈云寺塔文物修复情况。



新疆尼雅东汉墓清理现场。

总理找到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问谁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正好沈从文先生曾经打过报告给齐部长，说想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总理说那就交给他。

我奔赴各地，寻找刺绣大师来绣，但是绣完后的作品都达不到古代的刺绣水平。后来我们在王玕先生的家乡找了80个心灵手巧的女孩，我就教她们学习锁绣技法，隔一段时间过去看一

所以我就和王玕先生一起辅助沈从文先生完成了因故中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工作，我主要是为这本书配插图。《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问世后，外交部将这本的锦缎华丽书作国礼赠予多国领导人。

因为执拗，探索出纺织实验考古方法

1982年湖北荆州马山楚墓的挖掘，是我第一次参与大型墓葬发掘。马山楚墓发掘出土了大量2000多年前的战国纺织品，有衣服、被子、棺罩以及其他精美的有机质文物。这也是沈从文先生唯一去过的一次考古现场，他和大家一样，跪在地上观赏研究刚刚出土的楚国丝织文物。

文物修复的过程即是文物研究的经历，马山楚墓的文物修复完成之后，出土衣物中特例的衣式样貌让我始终放不下。这件衣服有一个奇特的设计，一般中式的服装是平面剪裁，缝起来就是衣服，但是为什么这件衣服腋下都夹着一个方片？我就想能不能试着复原一件衣服出来。

下，最后只有20几个女生坚持下来，花了6年时间完成了这件衣服。

不同的纺织品都有经线纬线，不同的穿边组合。即不同绌罗绸缎，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经纬穿编织造方式。绌是怎么回事，绌的花纹是怎么产生的？它就是根据织物结构经纬转变不同的变化，绌罗绸缎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如果真正懂得的人，脑子里立刻就有它的组织结构图。这些东西只有认真研究之后，才能了解那时候的工艺技法，这些工艺，在咱们现在的服饰文化中，很多都已经消失了。

完成之后，我们就知道了马山楚墓衣式那两个方片就是文献上称之为“小腰”的东西在衣式上的功用。这件衣服展出后，国外的专家来说，中国2000多年前就有立体剪裁了。这样的衣服上身，腰部会自然收敛，胸部前耸，“下裳”部分变成筒裙状，“上衣”呈现自然立体。

1993年，我对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介绍了这件衣服，张先生问这叫什么工作，我说叫复原复制。他说不对，这叫应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丝织品文物。

很多出土的纺织品在博物馆没办法展出，尤其是有有机质文物，对于展览的环境温度、湿度，要求很高。很多纺织品原件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在文物库中放着。所以，复原后的纺织品可以作为原件文物的替代品展出。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物，尤其对纺织品来说，原件可能很快就没有了，那这一件就是文物了。张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纺织实验考古最好的呈现形式，希望我一件一件做下去。

因为执拗，保存了一段历史

纺织品属性是有机质，有机质文物是最难保存和清理的。特别在中原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半年干、半年湿，一湿一干的情况下，基本难得出土纺织品。所以北京老山汉墓出土的纺织品就尤为可贵。

老山汉墓是第一个电视直播的考古现场。当时考古所徐莘芳所长通知我，让我别离开北京，怕老山墓出土丝织品。直播了几天以后，发现墓是塌的，我心想不可能出丝织品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快来，出东西了。

出的是棺罩。它是整吨垂的内棺和外棺两层棺板中间夹了的刺绣棺罩。棺木外边髹黑漆，里边髹的是红漆，因为墓室坍塌且成密闭，都把棺木上的红漆压印在绣纹上了。这件棺罩我们修了几年的时间，现在已经修复完成，在首都博物馆展览。

和青铜器、瓷器等不同，纺织品，中原地区很难出土，一般一千个墓不见得有一个出纺织品的。通过发现修复这些古代的纺织品，才得以让那个时期的文化保留下来，这就是以物来证明我们中国文化的历史。

这一辈子我就做了这么一件事，纺织考古。从现场提取文物回来修复，修复研究好后，又从另一现场提取回来，不断地修复。其实修复工作不简单，有些人认为修复即就是把这些物品弄干净就好，实际上修复是研究保护文物所带来各种文化信息的过程。

2004年，对江西赣州慈云寺舍利塔中发现的文物修复，于我是一个大挑战。这些文物是在慈云寺舍利塔中的一个暗室中发现的，发现时就像碎垃圾一样，损毁严重。当时包括当地的领导还有群众看完以后都说，不能动，不要修了。博

物馆也打电话对我说不用修复了，但是我坚持要试一试，结果得到了一大批北宋初的重要文物。

绘画、书法作品出土的概率一直是非常稀有的，赣州是有名的宋城。这些文物如果能修复好对宋朝真实的历史文化研究非常有帮助。我对当时负责的领导说：这些北宋早期绘画作品如果修复好，展览出来，是其他任何博物馆都拿不出来的。他们同意修复后，我们立刻就把这些东西打包带回了北京，回京后我找了很多专家组成了联合队，含故宫、社科院考古所和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同样颜色的分一起，不断地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像高级拼图一样，前后花了5年时间，才把这批文物修复完。

这次赣州慈云寺塔修复出土的北宋早期绘画30余幅，是我国出土数量最多的书画文物类发现。后来，我们把北大的宿白教授请来看，他是我国研究宗教文化的著名专家，当时他一边看一边说看不懂。因为这些东西他也没见过，衣服、器具、画中人的装扮……很多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所以宿白先生就提了一个建议，说这批文物太重要了，除了按照顺序编号，不要定名，不要让任何专家先附上文。就这样公布材料，让各个领域的人员进行综合研究。这本书如今已经出版，是我们第一次以这样的研究界公布原始资料形式出版的书籍，出版得到文物局领导的表扬。

因为执拗，要将纺织考古传承下去

很多人知道考古，但不知道有纺织考古学科。别说公众了，就是专门干考古的人中，也有很多入没有经历过纺织品从出土发掘到后期修复的过程。

长期以来，纺织考古这个学科在考古学界一直很边缘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才正式以绝学名义建立纺织考古学科，我作为学科带头人。

为什么纺织考古到现在还算绝学，因为在全国范围之内，只有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纺织考古作为考古系列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北大考古那是最好的，但是从入学一直到读博士出来，都没有一节课是专门讲丝织文化研究保护和修复的。

这么多年来，我们队伍虽然不大，但是面对特别难以修复的文物，我们也没有放弃。在沈从文和王玕两位先生去世后，我受聘于首都博物馆，带领学生完成了放了半个世纪的元代出土纺织品，同时也开始培养纺织考古现场保护修复与研究的年轻力量。现在我们还和北京服装学院合作设立了纺织品传承与保护的博士项目，目前有10个在读博士。

从东周墓中的朱染双色织锦，马王堆汉墓的素纱襌衣，到唐代法门寺地宫里的四经绞罗，乃至宋锦明缂……这些都是我修复的作品，而最让我觉得有意义的是，2019年在我的建议和指导下，北京服装学院一位运动服装设计师将马山楚墓N10领缘田猎绿带的设计元素应用于运动制服设计之中，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了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的文化经典。

我一直执拗，曾经做完心脏支架还不到半个月，任务来了，该出发就出发。如今我虽已步入耄耋之年，我觉得还能陪这些年轻人多走几年，和他们一起把纺织考古认真地传承发展下去。

修复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让文物重见天日和“延年益寿”，更是因为文物本身就记载着珍贵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对后人，对不同行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一次毁坏，它将永不复原。

张笑艳：因为修复，生活多了趣味和色彩

筹办东莞首个古籍文献修复室

我是一名“80后”文物修复师，主要从事纸本类文物修复工作。进入这一行其实有些偶然。我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2007年毕业，刚参加工作时尝试过很多职业，做过文秘，也做过记者。在一次未完成的采访中，我认识了文物修复专家钟卫平，钟老师从事文物修复几十年，精于字画、青铜器、陶瓷等很多门类的修复工作，看了他修复的文物后，我被文物修复的魅力吸引了，于是拜他为师，从此开始了字画修复之路。

2010年，我到了东莞市莞城图书馆工作，担任策划部负责人。但是，我一直没有停下对字画修复方面的学习，买了很多专业书籍自学，也和钟卫平师父保持着联系，不间断地向他请教。

我的努力学习，让我获得了更多的学习机会。2015年3月，在单位的推荐下，我前往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跟班学习一个多月，这次学习经历为我的修复生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2015年9月，在单位的支持下，我负责筹办成立了东莞市首个古籍文献修复室。虽然只有20多平方米的一间工作室，但五脏俱全，我主要负责馆藏图书的修复等工作，从此正式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

进入故宫学艺

我目前修复过的最厚的书是东莞中学的馆藏民国时期《英汉双解辞书》字典，这本由众多民国大家作序，其中包括近代中国第一

张新式大学文凭的获得者，并为海牙国际法庭任职中国第一人，祖籍东莞的王宪惠。该书存在虫洞、缺页、结构分离等现象，所以修复师需要全盘考虑。修复使用的材料很讲究，我用的是经过严格筛选达到修复级别的古法手工纸，无酸乳胶，破损地方用颜色接近的手工纸补上，再用薄如蝉翼的皮纸加固。修复工作完成后，再用纯天然的亚麻线把书页根据原孔装订起来，一切根据原书痕迹而进行修旧如日的原样恢复。

修复古籍是一项考人的工作。中国传统古籍的问题多种多样，虫蛀、鼠啮、霉蚀、粘连、酸化、老化……修复工序多达20多道，从拆分到最后装订要经过编号、修补、溜口、喷水、倒叶、折叶、修剪、整理、压平、钉纸捻、穿线等等。修复一本古籍，时间短的可能十天半月，时间长的需要三年五载，修复工作千头万绪，更考验修复师的耐性和体力。开始工作前，我一般要对需要修复的古籍进行整理，视破损情况制定修复方案。但是，这些都难不倒我，我天性安静沉得住气，追求完美，这样的工作很适合我。

2018年1月30日，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做客东莞“文化大讲坛”讲座，我在接待室候命。和单霁翔院长交流之际，我主动介绍了自己。一听我是位文物修复师，单霁翔院长便热情地发出邀请：“你做古籍修复的？可以来故宫学一学。”就这样，我得到了一次进入故宫学习的机会。在故宫，我有幸前往故宫文物医院徐建华工作室进修字画修复与装裱，从3月到6月，一对一的专业指导如此宝贵的学习

机会，不管是理论知识还是实操技术，都让我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在故宫学艺的2个多月里，借这次机遇，我将一幅清初东莞历史名人王缙的画像和一幅张伯驹字画带进了故宫，且在徐建华等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修复，使字画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创立自己的工作室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把一份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热爱，才能做得更好更长久。在2018年，出于种种原因和考虑，我离开了工作了8年的莞城图书馆，决定创办自己的工作室。2019年，在东江边的一栋普通民居里，我的文物修复与保护工作室正式成立，取名“遂初书房”。我的工作室不仅仅专攻字画、中西文古籍的纸本文物修复，也涉猎其他种类的修复工作。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后，我不断尝试一些新东西，也取得了一些小成绩。

2020年，我得到一个宝贵的机会，东莞市最古老的中学东莞中学邀请我对其中一个封尘了几十年的书库进行整理盘点，4万册书中，有1万多册是民国书籍，此批书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东莞中学的发展史以及曾经的爱国抗日史，历史意义重大。这次整理修复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在修复前，我把这批书都过手浏览过一遍，翻阅这批书给我的心灵带来非常大的震撼与滋养，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

让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修复一幅长达三四米的丝绸作品——何真家族诏书丝织品。丝织品的修复比起纸本类麻烦很多，艰辛



很多，每天密密缝，也只能修复一点点，修复这个丝绸作品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完成。2020年7月3日，这是值得铭记的一天，何真家族诏书丝织品被修复后，在众人簇拥下重新悬挂在何氏宗祠里，这是自1958年织物被收起来保护



修复何真家族诏书丝织品

张笑艳在修复民国书籍。

之后，何氏后人首次在祠堂瞻仰先祖遗物。在现场，我如释重负，除了它的历史意义，于我而言，当我看着织物徐徐升起，第一次有一种“为自己感到骄傲与自豪”之感，修复技艺的神奇与伟大，修复的意义，修复师的职业价值，在那一刻有着最深刻的感受。

但这样的工作机会并不多。民间确实有大量的老物件需要修复，这些年我也修复了一些民间的藏品、物件，比如我目前手头在做的一些族谱的修复等等。不过一旦要投入过多的金钱，多数人还是会舍不得，而修复文物又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物力去进行的工作。所以很多物件错过了被修复好的机会。

其实，修复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让文物重见天日和“延年益寿”，更是因为文物本身就记载着珍贵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对后人，对不同行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一次毁坏，它将永不复原。

做这一行很苦很累，只有真正感兴趣了，能舍弃一些东西熬下去，才能坚持下来。虽然如此，我也从没有打过退堂鼓。因为修复，自己的生活多了很多趣味和色彩，也多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过，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我还在探索中。